

榮總開刀記

——兼懷盧致德院長

趙 筱 梅

自己驗病果然有病

坐落在台北市陽明山腳下的榮民總醫院，人們多用「榮總」兩個字簡稱它，老實講，我不大喜歡這兩個字，因為它常會使我聯想到好多親友蒼白的面孔，微弱的呻吟。那會想到自己却於今年「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季節裏，來此開刀作了十八天的不速之客。

說起來也是合該有事：住院一個月之前參加

婦工會的一項會議之後，與朋友聊天，她談到最近剛接受了一次手術，她詳細敘述疾病的部位，徵候與經驗，頗引起了我的好奇。歸來無意中按着她的說法，自己隨便到處按按，事情就有那麼湊巧，硬是覺得似乎有點什麼不大對勁。這一驚非同小可，怎麼會剛說到鬼，就會有鬼上門，不管怎樣，我想先請教大夫總是應該的。於是次日由女兒陪同抽空去了一次醫院，經醫生細心檢查之後，看他略似緊張疑慮的表情，心知大事可能

不妙，果然醫生鄭重的告訴我：「目前並不能正確判定疾病的性質，但最好要立即住院，總是愈早接受治療愈好！」這簡直是庸人自擾嘍！我如不來檢查，豈不一切都「天下太平」！想到許多事都必須親自策劃參與，我直覺的第一個念頭是決心先把看醫生住院的事暫時延擱起來，等把許多事忙完再說，但是別人都易商量，最難抵擋的還是女兒的逼迫，她聯合了親友，一起向我「圍堵」，動員了所有我從來沒有想到的理由。把我送進了榮總。

看到榮總，就會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民國四十五年春天，陽明山上先總統蔣公主持了一連幾天的重要會議，筆者時任軍眷管理處處長和現任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趙主任委員孟完（聚鈺）先生都參與了這項會議，一天會後搭乘他的便車返回台北，經過石牌附近時，他指點着山脚一片荒地說：這個地方，不久將會興建一所最具現代化規模的大醫院，專供便利退役官兵就醫之用，所需的經費、人才、設備，都



本文作者早年任軍眷管理處長時的照相。

已獲得解決。他說：「蔣主任委員（今總統蔣經國先生當時任輔導會主任委員）爲這件事，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遭遇了多少困難，他對退除役官兵的關心與照顧。真是太值得敬佩了。」他一面說着，一面遠遠望着山邊的村落樹林，我看他深思熟慮的神情，正好像幻化出一幅繁複的藍圖，鋪在他的眼前一樣。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一座傲視遠東的榮民總醫院，就在那年夏天施工，好像是四十八年開始作業，這期間建築不斷的增加，設備不斷的充實更新，各項專技人才，更是不斷的作有計劃的培養。二十多年來，已經有無數的榮民袍澤們蒙受到實際的恩惠。更沒想到當年聽孟完先生像講天方夜譚似的述說他的構想，如今我竟身歷其境，成爲這天方夜譚故事中的一員了。

是人間仙境。久住煩囂的都市，沒想到十丈紅塵之外，竟有這一片寧靜的樂園，至此，忽然自覺久疲的身心，也的確應該得到一個短暫的安靜了。既來之，則安之，把那些瑣碎的事暫且放在一邊吧！

盧前院長病室為鄰

榮總醫院自然環境的優美與設計經營的精巧，堪稱是無與倫比的。我想稱它爲「榮總花園城」，也許並不爲過。它背靠陽明山，形成了一道曲折高聳的綠色屏障，「城」內整齊的雄偉建築物之間，都有足夠廣闊的隙地，點綴着荷塘垂柳，曲徑小橋，我被安置在中正大樓的頂樓上。推窗臨風，絲絲淡淡的煙嵐，冉冉飄過襟袖，窗前一片綠油油的整齊草地，簡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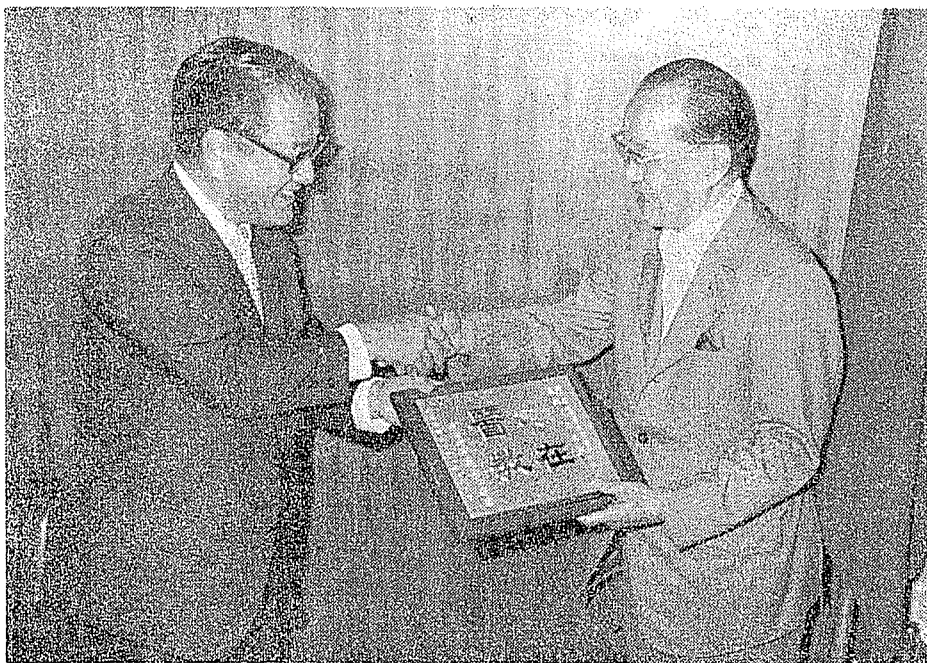
當我住進病房之後，服務小姐曾經示意我，盡量維持環境的安靜，因爲左右兩間近鄰。都是心臟病患者，右邊是一位越南的僑生，左邊是榮總前任院長盧致德先生，我知道了盧前院長就在我的隔壁，於是立刻跑去看他，今天執筆爲文，這位老友，已於月前作古了！人生聚散，真是難測，致德兄是先夫數十年前的老友，在他人生旅程的終點以前，我又與他做了十八天的近鄰，我們有好多次的聊天，他那宏亮的聲音紅潤的顏色，那裏像個病人，那天我們見面；他很感意外的問我爲什麼也住進了醫院，並給我很多指導，我們除互問病況外，他更特別高興地大談抗戰期間任軍醫署長後勤司令部衛生處長與先夫愉快共事的往事。眉宇間洋溢出多少摯誠的友情，談了一個多鐘頭，我怕他過於勞累，只好告辭，我手術前後，他不斷來我病房照顧，我臨出院之前去看他，他仍是興高采烈的談到這二十多年來，對創辦榮民總醫院，及陽明醫學院的過程與抱負。最後他還說：「你在这所觀光飯店裏住了十八天，感覺怎麼樣？有什麼建議嗎？」我乍聽，略一愕然，嗣稍一轉念，方始恍然大悟，這麼漂亮的醫院，不是比觀光飯店還好嗎？於是也幽默的回



趙聚鈺主委偕夫人與盧前院長致德（左）鄒院長濟勳（右）合影。

答他：「我住過很多國家的觀光飯店，還沒有那一家敢用明晃晃的刀子在我身上劃來劃去的哩。」說罷我們都大笑起來。接着我也認真的向他提

出了一點意見，我以為病房門下與地板之間留了一很高的縫隙，似有再加研究的必要，這樣雖可方便服務人員透視房內的光亮，但也可給飛蛾爬虫



教育部蔣前部長廖士頌獎盧致德院長時留影。

留了進出孔道，我並且打趣的說：「在國外觀光飯店房間門下，也是略有縫隙，一大早共匪海外統戰的小鬼們就會塞進很多為匪宣傳的資料來。令人煩惱；這裏的門下縫隙，如方便了飛虫的出入，豈不同樣可以侵犯了居住的自由」。他似乎也頗有同感，連連說：「對！對！如能加一塊紗框，就可杜絕此弊了」。我們的談話，都是如此的無拘無束，沒有一點愁眉苦臉的病態，如今追念這位為醫學界貢獻其一生的老友，能不令人愴懷久之！

致德先生一生對國家的貢獻；

是人所共知的，尤其先總統 蔣公臥病期間，他帶着現任的盧副院長，日夜侍疾，數年之間，從無倦容，用盡了所有心血，維護了 蔣公的健康。蔣夫人對此始終念念不忘，以年齡計算，致德先生本來早已到達退役年齡，國家為了借重老成，乃一再特予延役，使這位舉世聞名的老博士，為國家貢獻出他最後的生命，人生百年，仍有朝露之嘆。像致德先生這樣始終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並且得薪火相傳慧命相

續，即以個人的成就與人格來說，也是自可千秋了！

醫師幽默靜夜遐想

住醫院究竟不是觀光渡假，回到自己房間，已見護士小姐，作好了各種準備，忙着為我量血壓、脈搏、體溫等例行工作。記入卡片，並把一隻裝滿藥水的吊瓶，倒掛在左側，熟練的用針頭引進我的靜脈。我以前在其他醫院有過這些經驗。因此一點都沒有懼怕，倒是快意的欣賞着她們每一個人的動作都是那麼輕捷，每一個人的笑容也都是那麼甜美。我在想她們每天要辛苦的照顧着不知道若干各種不同的病人，怎麼就毫無不耐煩的樣子？甚至連一點倦容也沒有呢？就憑這一出自誠摯愛心的奇蹟，必會堅強了病患對醫院的信心。至少當時給予我的感受，的確是如此的！

未久，住院醫師來了，總醫師來了，主治醫師來了，主任來了，他們各就職責，對我作了不同的訪問，也異口同聲的說院長副院長交代過，囑我安心的靜養。接受治療，和醫師充份合作。今後也許會施行一次複雜的手術，但那不必害怕，不知是那大夫幽默的告訴我：「等你一覺小睡醒來時，已經一切都雨過天晴了」。對他們這些關心的慰問，我說不出是多麼的感激，為了這點小事，事先本不打算驚擾親友，只拜託輔導會的唐建華處長代治盧光舜副院長請教如何住院的事，承盧副院長熱心協助指導，並為推荐劉自嘉大夫作為我的主治大夫，他說李杰主任自是這一科的

權威，但三天後就要到歐洲去參加一項國際學術性的會議，劉自嘉大夫是甫自美國學成，歸國不久的青年才俊，國家對此種高級專業人才有計劃的培養。榮總無論就設備就人才來說，都是遠

東數一數二的權威醫院。對副院長的好意，我敬謹接受，却沒想到以後他對每一部門的每一人員，都作了妥當的交代，這份厚愛，要我如何承受得了。

想起了劉自嘉大夫，原來還是世交，他的令尊劉總司令廣凱上將，本是老長官，如今看到這位英俊優秀的博士，不僅對他具有了無窮的信心，更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

五月九日，辦完了各項手續，送走了醫師，送走了親友，夜幕深垂，房間裏一片寂靜。然而我心中起伏的思潮。却並沒有隨着夜的來臨而平靜下來。想到三十年前，我雖曾有過一次開刀的經驗。但那比起這次來，看大夫的表情，親友的關切，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大家儘管竭力維持着鎮定，勉強着笑語，但愈是這樣，愈會令人有風雨欲來的壓迫感。我設想着一大間刀光血影的手術室，明晃晃的電燈，閃亮的血鉗，身穿白色工作服，只露兩隻眼睛的大夫，像蒙面大盜似的圍繞在手術台四週，「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的四肢怎麼忽然酸麻的一動也不能動啦？此時護士小姐正好輕輕的步至我

的床前；替我柔柔的拉一下蓋毯，看了看吊瓶裏的藥水，彼此都不願破壞這份夜的寧靜；我含笑的再閉上了睡眠，她含笑再退出了房間。

榮總醫院團隊精神

五月十日遲遲醒來，我似乎有意享受一下這「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的閒逸情趣。但不久護士小姐一朵白雲似的影子已飄到床前。我知道緊張嚴肅的日子已經一步步的逼近了我。此後的兩天，是依照進程連續接受着全身各部機能的檢查。這顯示出今日科學的進步，不管那個部份，它所呈現的潛在機能，都可在精密的儀器中顯現得清清楚楚，我懷着揭開生命奧秘的驚奇，聆聽有關綜合判斷的結果。

大夫告訴我，根據資料顯示，我的健康情形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到三十年還不止，一切正常。得到這一鼓勵，頓使信心倍增，另外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隨便進入那個部門，每一工作人員，都非常親切熱誠。這一下貫澈的團隊精神，必定有一完美的制度，並經過嚴格的訓練陶冶，方始能表現的如此優越。

鄉濟勸院長，原來担任前院長致德先生的副手，二十餘年，致德先生一直稱讚鄉院長的才幹。今天看到榮總這樣蓬蓬勃勃的氣氛，鄉院長的領導才能已是不言而喻了。他當晚來枉駕看我時，我曾衷心表達了對他的敬佩，我說全院同仁所表現的團隊精神已爲榮民總醫院豎立起光輝的標誌，也爲中華民國各行各業立下了成功的榜樣。

自己的血液自己輸

本文作者（中）出院時與榮總醫師及護理人員合影留念。



在手術之前，作輸血的準備，幾乎是例行的手續，女兒事先已經偷偷告訴了大夫，需要輸血時，我們母女的和女婿血型相同，他們隨時都在準備着。另外的親友學生，也都表示願意捐輸。但大夫說的好，一種最新的觀念，是最好自己的血輸給自己，病人在手術之前，可先抽出一部血液備用，這意見，真使我茅塞頓開，以我這樣健壯的體格，抽個幾百西西的血，還有什麼問題，於是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爲我抽血的李女士，一面收拾着她的器械，一面有一答無一答的和我聊着天。原來她是我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告訴我：好多人怕抽血，其實抽血不痛不癢，有什麼可怕？有人以爲血液就是生命，這也沒那麼嚴重。一個正常人抽出幾百西西血，對健康是毫無妨礙的。她還說：照一般的情形，抽出較多的血後，也許當時會覺得有點頭昏，其實一下過去，也就不覺得甚麼了。我漫應着她的閒話，等她話說完了，就在我肩膀上輕輕一拍說：「好啦！起來吧！」我略覺驚異的說：「不是要抽血嗎！起來到那去？」她溫和的笑着把一容器血液，放在我的眼前說：「這不是已經抽好了嗎？還要抽多少？」這一下我才大夢初醒，原來她來與我聊天，分散了注意力的時候，就已完成了抽血的手術。

手術房中一覺醒來

真正手術的一天終於到來了，這天是五月十二日，頭天晚上因抽血，畢竟略有倦意，得到一夜好睡。天亮前後，山中似乎落了一陣小雨，此

時雨過天晴，空氣特別清新，天際尚斜掛着一輪淡淡的缺月。噢！算來已是舊曆四月十七日了。爲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一場嚴重挑戰，我默禱着先母先夫在天之靈，給予我勇氣，給予我信心，讓我安全度過這一險關，還可在未來的歲月裏多做點事，以不負各方對我的期許。昨晚好多親友離去之後，更蒙好友徐柏園先生夫人陸寒波姊，獨留床前，虔虔誠誠的拉着我的手爲我禱告了很久。她是一位信道甚篤的基督徒，幾十年前就勸我信教，我總因事務太多，心靜不下來，自覺冥頑，始終未去領洗。此次她爲我禱告過後，並把一部聖經放置床頭說：遇有痛苦，只要一心念主，就能解脫，我雖然沒有宗教信仰，就憑寒波姊的這份誠心愛心，一股無形的力量，立刻支撐了我，我想我已得到宗教的庇護了。

一切收拾完畢，天已漸曉，樹梢傳來一陣鳥聲，護士小姐已在爲我做着些準備工作了。在以前，大夫曾不厭其詳的告訴過我，手術過後，必定會有幾天的不舒服。人身的結構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何況這樣一次繁複的手術，他教給我如何的咳嗽，如何的呼吸，如何的動轉，才可減少痛苦。我都一一的記在心裏。此時護士小姐也在再把這些話爲我重複，對於她們這些細心的照顧，像一股暖流在我心裏不住的迴盪，我有似乎重回童年，被大人們曲意呵護的安全感。

按照預定時間，七點半鐘我被推進了手術室。實際上我仍然是可以昂首闊步走了進去的，但這是他們的規矩，病人進入手術室，總是被簇擁着推進進去的，競進侄內侄谷風夫婦及弘義子，

都一夜未睡，和親友們早晨六點不到都趕了來。人在此時似乎也很願意有人來壯壯膽量。看到大家我一面強作鎮定。一面也略有一點羨慕的心情，看大家滿面紅光，氣勢軒昂的樣子。健康是多麼可貴。我又在幻想，等康復以後，要多練些中國工夫，像這種小病，說不定只要運息一個周天，就可恢復健康了。

手術室裏，果然和我想像的一樣，大夫們只露着兩個眼睛，在忙碌的工作着，此時我自覺對人對己都已不能幫上一點忙，我想起那位大夫說的：「等你一覺小睡醒來時，已經一切都雨過天晴了」。我想我趕快睡吧！管他們做些什麼把戲，我還是睡着等待「雨過天晴」吧！

這一覺真的醒來時，已是下午三時半了，我覺得眼皮很重，頭也沉沉的，四肢都不自如，我心裏知道，已經「雨過天晴」了。但我不願抬起眼皮，不願說一句話，我覺得到處都不舒服，只有安靜的睡着還好些。我發覺女兒侄兒全家孫兒女以及不少親友和學校部份同仁都焦急的圍在附近，我終於說了一句，我又活回來了，我想告訴他們，一切都很好，你們可以放心，早點回去吧！但我沒有氣力，說不出來，那麼就只好讓他們多待一會吧。

房裏一片寂靜，我可以清晰聽到自己脈搏跳動的聲音，忽然一陣抽搐的痛楚，一下也說不出發自何處，只覺滿身都火辣辣的，下意識裏告訴我，這就是傷口的疼痛了。我想起了大夫事先曾經告訴我，感覺痛的不能忍受時，就可以吩咐護士小姐注射或服用止痛劑，然而他也給我分析過

服用多量止痛劑的可能後果。譬如記憶力可能衰退，或引發其他反應遲頓的後遺症等。但適量服用是沒有害處的，我想平生大災大難經歷了很多這點皮肉之苦，是沒有什麼不能忍受的，於是我決心咬牙撐下去。因為我要保持我清晰頭腦為青年朋友服務呀。

此時忽然我又發明了另一止痛妙方，那就是

設法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愈到痛苦難忍的時候，我想得就愈多，我設想學校裏正籌備中的商教展覽，要再如何加強，就會顯得更突出；我想飄流在海上的越南難民船，飲水食糧都已斷絕時，忽然得到了救援，該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我想抗戰時期中的戰鬥生活，想幼時先母的疼愛，想與先夫創校時的艱苦際遇，想到……等等。就這樣

東想西想，果然就能暫時忘記了陣陣劇痛。入晚大夫來探視。發現我沒有服用止痛劑，輕輕相問：「沒有感覺太痛嗎？」我盡力展露臉上可能的笑容說：「謝謝您，當然是痛的，但是很抱歉，只有這一點我沒和您合作，止痛劑我決心不用啦，大夫驚奇的看看我，我立時覺得有一種英雄似的勝利感。」

（下期完續）

政壇諧趣詩聯

（一）

胡競先

余性拙。凡遊戲娛樂之事，如門牌、玩棋、開車、跳舞，無一所能。

記曾于役成都，友開舞會，邀余參加。

本不樂此，勉強陪行。至則紅男綠女，大開排場。正在目不暇接之際，忽一美妙少女，前來請余共舞。余以素不玩此懇辭。旁有熟友遽謂：舞會場中，祇有男請女，很少女請男，君今失禮小姐，應該罰酒。余知彼輩設好圈套，跳既不能，祇好認罰。次午假冠生園定酒請客。到有男女三席。酬酢之間，余乘興開玩笑講諧趣詩聯，博得哄堂大笑。一段趣事，記憶猶新。

余雖不善遊戲娛樂之事，但有一特殊嗜好，喜記諧謔及富有性靈文字，腦袋收容不少。謹逐一抄獻同好：

王君陸一，曾有罵羅某一詩，以一兩三四，組成罵語，文人相輕，形容尖薄，詩曰：

「一身猪狗熊，兩眼官勢錢，三絕次拍騙，四維禮義廉。」

第一屆國民大會前之制憲國民大會，某女士有一提案：嗣後選國民代表，女子須保障名額百分之二十。大會分由小組討論。內有一男代表謂：「女子教育發達，自然代表增加，不必保障名額。此案宜抽出來。」提案女士，則堅持擺進去，陳君子汀參加親聞，旋以十仄吟成打油詩一首曰：

「天生男女本和諧，百分二十也應該，女的既耍擺進去，男的何必抽出來。」

紀實之筆，調笑有趣耳。

陳逆炯明，叛黨負國，其人可誅，其文則有可採者，彼由閩返粵，曾刻製聯語送黃花崗烈士祠曰：「死國埋忠，公等爭先入地。去秋返旆，余也何敢貪天。」此聯出邊語似平凡，

對邊却將出邊對活矣。其晚國父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與故人曾一戰再戰，私情公誼，全憑一片赤心知。」強辭奪理，欲蓋彌彰，可笑亦復可憐。汪逆精衛，少年謀刺清攝政王被捕，曾有五絕詩云：「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何等沉雄悲壯，不意竟作漢奸以終，亦可惜也。中外雜誌叢書「寸草悲」作者徐櫻女士之尊大人徐樹鐸將軍一代雄才，論者多矣。茲摘輯其詩聯，詩有斷句：

「美人綺麗千絲髮，大將功名萬馬蹄。」

又其鎮守蒙古，七律中間兩聯：

「功名塵土供談笑，意態風雲自展舒。萬馬無聲秋塞月，一燈有味夜窗書。」風流儒雅，的是出語不凡。